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 第十四回 為資財兄弟絕義 因口腹兒女全生

詞曰： 同盟原欲輔鷹揚，聯異姓，潤倫常。群分類聚，行見定明良。彼和此唱相求應，盤桓樂果須長。曾幾何時意氣傷，財已盡，義隨戕。風波翻覆，撒手各分場。拋棄金蘭尋別徑，祇博得一杯觴。

右調《風入松》

話說柴榮因鄭恩將銀傘賣盡，無策回鄉，祇得與他商議道：「三弟，這兩傘賣盡，也不必說了。但為今之計，已無別策，幸而還有這輪車兒在此，不如你推將出去，賣上六七百文，一則我得將養病體，二則也好做些盤纏。待三兩日後，我的身體全好了，俺們便可往首陽山找尋你的二哥，再做別圖。」鄭恩點頭道：「大哥的說話，卻與樂子的主意合的，倒也使得。」隨把車兒推出店門，往街坊上行走，口裏邊大聲叫喊道：「賣車，賣車，我的車兒，祇要七百個大錢就賣了。」不想行了數程，叫了半日，並沒有人問他一聲。心中恁般悶氣，肚裏飢餓難當，緩緩兒順路推走，祇見路旁有座酒店，正是欣於所遇，投其所好。鄭恩把車兒推至門前放下，將身走進店堂，揀一副座頭坐下，叫酒保拿些酒食來吃。酒保連忙收拾起來，無非美酒大面魚肉之類。鄭恩飢不擇食，那管他美惡精粗，拿上手就吃，吃得杯盤狼藉，方纔肚內飽了。酒保過來會錢，共吃了六百餘文。鄭恩立起身道：「店家，樂子今日沒有帶錢，就把這車兒與你算了酒錢罷。」那店家又是個良善之人，本要發話，見他吃了這許多酒食，又且相貌猙獰，諒著不是個善男子，恐怕羅皂，未免吃虧，祇得自己認了晦氣，答應一聲，把車兒收了進去。

鄭恩出了酒店，空身回到店房，叫聲：「大哥，樂子回來了。」柴榮道：「你車兒可賣了麼？不知賣了多少價錢？可能夠得用度？」鄭恩把手一拍道：「大哥，休要說起，樂子叫賣了半日，並沒有個主兒，這肚中其實飢餓不過，無可奈何，祇得換些酒食充飢，回來再作商量。」柴榮不聽此言，萬事皆休，聽了此言，祇氣得雙睛暴出，滿身發抖。歇了半晌，怒上心來，開言罵道：「啊唷！你這黑賊，累我弄到這般光景，又把這車兒饒他不過，必竟要吃個乾淨。祇顧自己，不管他人。我身邊並無半文錢鈔，被你這般坑陷，叫我怎好活命？啊唷！你這黑賊，再在此跟我幾日，祇怕連我身體也要被你葬在肚裏了。你這等人，還要與你做甚麼朋友？不如早早撒開，各尋頭路，休得在此累我長氣。」鄭恩聽了這番言語，心中大怒，罵道：「你這稀屎的傘夫，劣貨的蠻子！樂子為了你，不知吃了多少辛苦，費了多少氣力，保全你平安到此。你自己有病，耽誤了日子。今日用你幾兩銀子，也是小事，你就這等罵著樂子，便要撒開分手。你既沒情，樂子也便沒義了，從今各自走路罷了。」說罷，提了棗木棍，氣烘烘的奔出了店門，離了泌州城，望西而行。一路上想道：「樂子一怒之間，雖然把大哥撇下了，如今可往哪裏去？不如到首陽山，投奔二哥那裏安身。」想定主意，揀著大路而行。不想那鄭恩因一時怒氣，走得要緊，不辨那條是原來路，順著腳走，所以反望西行。

此時正是初冬天氣，一路上，但見天邊雁叫，林內風飄，木葉凋殘，草根戕濯。鄭恩約行了六七里之間，心下也有些疑惑，想道：「樂子先前從木鈴關來，不是這樣的，休要走錯了路頭，又是費力。」正在疑惑，看見前面有個賣草鞋的人，鄭恩趕上幾步，叫道：「賣草鞋的，樂子問你路兒，要往木鈴關，投首陽山去的，可從這裏走麼？」那賣草鞋的回頭一看，見是個凶相的人。又想：「他既問路，也沒有甚麼稱呼。」心內先有幾分不喜。又想道：「他要往首陽山去，該向東走，他反投西行來，必是個不識路徑的。待我要他一耍，使他沒處做理會。」即便開言回答道：「你這黑客官，要往首陽山去麼？還走得耐煩哩。我也要往那裏賣貨，你祇消跟我前去就是了。」鄭恩大喜，跟定了他，望西行走。約莫又行了三四里路，祇見那邊有座酒店，這賣草鞋的自言自語道：「走得渴了，且向這邊買碗酒吃再走罷。」鄭恩見他走進了酒店，即便立住了腳，在檐下張望，祇見他坐在裏邊，大碗的酒，大塊的肉，一上一下的吃，眼兒也不帶看鄭恩。那鄭恩在外，覺得鼻邊不住的馨香，一陣兒美醞傳芬，一陣兒肴饌送味。這香氣相聞，心窩裏即便酸癢起來，思量也要進去吃些，卻礙著身邊乾淨，祇得咽著饞涎，呆呆的立著等候。等了一回，那賣草鞋的方纔吃完了，會了錢，走出門來，背上草鞋，看看鄭恩，笑了一笑，望前又走。鄭恩忍著羞慚，跟定而行。正是：

欲求眼下路，且忍肚中飢。

當下二人又行過三二里之間，這賣草鞋的真也作耍，看見那首又有一座酒店，側身進去又買酒吃。鄭恩見了，又立住了腳相等，心下暗自付道：「這驢球入的，怎麼祇管自己囊橐，不來請樂子吃些，實是可惡！停一會，到了首陽山，叫他吃樂子的大虧，方曉得咱的手段。」不多一會，那人把酒吃完了，交了錢，取了草鞋，走出店來，看看鄭恩，又笑了一笑，抽身便走。鄭恩隱忍在心，不去理他，祇顧跟他行走。

看看又走過了一二里，來到一個曠野去處，但見樹木叢茂，枯葉滿堆。那賣草鞋的心裏想道：「我這兩次也弄得他夠了，待我再耍他一遭，使他進退兩難，終無著落。」定了主意，走上幾步，口裏又自言自語道：「走得乏了，且在這裏睡他一回，再走未遲。」遂揀了一株合抱不交的大樹下，鋪平了枯葉，將草鞋放在旁邊，將身坐下，假作打盹。鄭恩見了，心下想道：「好了，這驢球入的，今番要著樂子的手了。」也在對面樹邊，將棗木棍靠在一旁，坐下假寐。看官，這賣草鞋的打盹，原是有心作耍，耽誤鄭恩的行程。誰知事不湊巧，坐下未久，早被朔風吹動，酒涌上心，漸漸沉醉，竟自醺醺然，朦朧朧的睡著了。

那鄭恩假寐了片時，豎起頭來，把那人一看，呼嚕睡去，影也不動。心中想道：「畢竟驢球入的睡死了。」即時立起身來，叫喚數聲，並不答應，更覺歡喜道：「你這驢球入的，方纔這等薄情待著樂子，今番也叫你吃些虧。」遂把草鞋提在手中，數一數，卻有二十二雙，把來背在肩頭，轉身取了棗木棍，投西一竟去了。那賣草鞋的睡去足有兩個時辰，醒了起來，睜眼一看，不見了這個吃耍的黑漢，心下疑惑道：「他畢竟等我不及，先自去了。」回身正要拎了草鞋走路，卻撮了個空，四下找尋，並無蹤跡，叫聲：「苦也！我的草鞋，不知被誰偷去，閃得我本利皆無。」思想一回，忽然醒悟道：「是了，這黑廝必是個賊，故此路頭也不知，隨意胡闖。吾不該把他戲弄，倒把己物失脫於他。」心下著實煩惱了一回，沒法奈何，祇嘆了口氣，抽身投東回去了。正是：煩惱不尋人，自去尋煩惱。

卻說鄭恩肩背草鞋，手提木棍，一路行來，欲把草鞋賣來飲酒，誰知並無人問，心下甚是納悶。約略又走了幾程，來到一所興大的莊子，祇見路旁有座酒店，十分鬧熱。此時肚中飢餓，口內流涎，一時喉乾心欲，也不顧腰下無錢，硬著頭皮，挺身走進，便叫：「掌櫃的，拿酒來吃。」移步至那首坐下，把草鞋棗木棍一齊放在旁邊。那掌櫃的祇認是個好主顧，連忙分付走堂，把火酒牛肉包子大面盡情端將過去。鄭恩放開肚子，顯出本事，吃了又添，添了又吃，吃到十分量足，方纔住手，叫聲：「掌櫃的，樂子吃了多少？便來算算。」那掌櫃的算了一遍，說道：「共有六百三十四文。」鄭恩道：「樂子今日沒有錢鈔，你可記在帳上，改日還你。」說罷，背了草鞋，提了棗木棍，往外就走。掌櫃的攔住道：「客官大爺，你莫要當耍，吾又不知你的姓名，叫我怎好記帳？況且你一個人吃了八九個人的東西，本多利薄，這除欠從不破例，望客官大爺見惠則個。」鄭恩道：「不是樂子要破你除欠的例，其實今日沒有帶錢，故此要你記帳。你們既然不肯，可把這草鞋押在這裏，改日樂子有錢，便來取贖。」掌櫃的喊道：「你這些混話騙誰？吃了許多錢去，將這一些兒東西抵押，吾們要他來何用？你休要做夢不知去處，我這裏孟家莊不比別處，憑你甚麼有名目的人兒，卻也少不得一文半個。若你不給出錢來，把你的臭黑皮剝將下來繃鼓，纔知我們的利害。」鄭恩聽罷，由不得心頭火發，大罵一聲道：「驢球入的，樂子吃了你這些東西，你便值得這般惡罵？你們誰敢來剝樂子的皮？」一面說著，一面舉手，先把這些草鞋提將起來，裂得粉碎。弔過巴掌，將掌櫃的打了數下。又把櫃上的這個大大石硯，擲得零星齏粉。此時店中吃酒之人雖多，見了鄭恩如此行凶，誰敢出頭受苦？祇好悄悄退避，袖手旁觀。那掌櫃的吃打負痛，自諒不能對敵，祇得說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瘟神請出去罷，今日祇算吾造化低，合該破財。我們這裏現有一位白吃大王在此顯靈，不道又生出你這個黑吃大王前來廝纏，你遇著我們白吃大王，他有本事生嚼你這位黑吃大王，方消吾氣。」

鄭恩聽說，立住了腳問道：「樂子問你，那個白吃大王如今現在那裏？待樂子與他會會。」掌櫃的道：「你黑吃了東西，心滿意足，祇管走路，莫要管這閑帳。」鄭恩道：「咱偏要問你，你若不說，樂子又要打哩。」掌櫃的慌忙答道：「我們這位白吃大王，要吃的是童男童女，不像你這黑吃大王，祇會吃些酒肉。所以勸你保全了性命，走你的路罷，休要在此惹禍生非，致有後悔。」鄭恩聽罷，心下想道：「這大王要吃童男童女，決定是個妖精，咱何不替這一方除了大害？」遂說道：「掌櫃的，樂子想那白吃大王是個妖精，故此要吃童男童女的。樂子生平專會拿妖捉怪，今日情願與你們除了這害，你道何如？」掌櫃的聽言，心內暗喜道：「這黑廝白吃了我東西，氣他不過，況又被他打了，無處伸冤。天幸問起這事，願投羅網，我何不趁此機會，叫大王傷了這廝，也得泄我胸中之恨。」想定主意，便滿面堆下笑來，答道：「你若當真會捉妖怪，這也不難，就是我們隔壁鄰舍，今日該獻祭禮。他家祇有一個三歲的孫孫，又往別處去買了一個四歲的女兒，等到天晚，一齊送往廟中獻供。他一家兒大小，正在那裏啼哭分別。待吾叫他過來，客官與他商議。」

說罷，走至隔壁，登時把一位老者邀至跟前，與鄭恩施禮。但見他臉帶淚痕，聲藏淒慘。叫道：「君子，聞得你會除妖怪，但不知這位大王，當真是神是怪。尊駕果有本領滅除大害，可以保得平安，若是降他不住，尊駕便可遠走高飛，離災避禍，卻不道動了大王之怒，反累這裏合村老幼，性命難保，豈非畫虎不成，反類其狗？這事還當酌量，望勿粗心。」鄭恩聽了，笑道：「你們的膽量，原來都是鼠蟲兒的樣子，這般害怕。樂子拿妖的手段，到處聞名，憑你三個頭六隻膊猛惡凶毒的妖魔，遇著樂子，管叫他粉骨碎身，一時盡絕。你們祇管放心，休要疑惑。但有一件，須要依著樂子，方纔替你們除害，若不肯依，樂子便也不管了。」老者道：「君子倘果有本領，保救得合村無事，乃是我們萬千之幸，憑你甚麼天大的事情，老漢豈有不依之理？就請分付，即當從命。」鄭恩道：「今日捉妖，非同小可，這是驚天動地的事情，須要作法遣將，方可成功。你們依著樂子，快去整備，要用爛糊豬首一個，一盤油造面餅，一盤牛肉，火酒一壇，醋蒜椒鹽香燭等項，件件都要俱全。把來送與樂子，到廟中去請神使用，便好拿妖。」老者道：「這些須小事，有何難哉？老漢即刻回去端整便了。」說罷，辭別出來，回至家中，一件件買辦完全，整治停當。看看天色將晚，即著長工把擔子挑了物件，老者又來請了鄭恩，一齊送往廟去。一行人走不多路，早來到一座古廟之中，但見塵土縱橫，香煙杳絕。那長工把什物挑至殿上，擺列供臺。鄭恩道：「你們眾人去罷，明日早上都來看妖怪。」老者又把火種兒遞與鄭恩，然後帶領長工工作別去了。

鄭恩遂把廟門關閉，走過了一個大天井，上得殿來，把一帶破壞的長格窗子也關上了。回轉身軀，四下裏一看，尚無動靜。舉眼往上瞧時，見上面塑著一尊金甲黃袍手執器械的神像。果然凜栗威嚴。鄭恩微微一笑道：「原來就是你這驢球入的在此稱王作怪，騙吃人家的兒女。今日樂子做個方便，除了你這妖魔，免得眾民年年受害。」說罷，舉起棗木棍，對正了神像，用盡氣力，勇猛打下。祇聽得半空中一聲響處，就地風生，灰塵亂滾，見一件東西在地下盤盤旋旋，滾個不住。鄭恩慌得手忙腳亂，將棗木棍手中亂使，口內大喊道：「不好了，妖怪現形了！」正說之間，祇見那物滾到窗子跟前，被檻攔住，就不滾了。鄭恩戰兢兢走上前，舉眼細瞧，看是何物。祇因這一番舉動，有分教——遇了供養之運，足食豐衣。受了安鎮之名，人興地旺。正是：

未作皇家關土客，先為閭里捉妖人。
畢竟滾下來的甚麼物件，下回便見分明。